



談「虎」

文／圖·物理所 85 級 林俊光

當人們在開列中國的前四種神物時，「龍」、「鳳／雀／鳥」、「龜／龜蛇」三者，在各種不同的古代文獻之間，一般而言是沒有太大的出入。唯有「虎」是否能夠毫無疑問地擠進這前四名，卻是比較難以一口確定的。

麒麟乎？白虎乎？

在西漢中葉成書的儒家經典《禮記·禮運篇》中，就曾論及「四靈」：

何謂四靈？麟鳳龜龍，謂之四靈。龍以為畜，故魚鱗不泮；鳳以為畜，故鳥不獠；麟以為畜，故獸不狘；龜以為畜，故人情不失。

也就是說，除了龍鳳龜這三者之外，《禮記》中列為四靈之一的不是「虎」而是「麒麟」。關於麒麟，在《說文解字》中描述到：「麟，仁獸也，麋身牛尾一角；麟，牝麒麟也。」麒麟是幻想中的神獸，而牠的原型正如其字面所示，是一隻「鹿」。

不過同樣在《禮記·曲禮》上頭也有「前朱鳥而後玄武，左青龍而右白虎」的說法，此處不用「麒麟」而用「白虎」。這段文字是解釋當國君或貴族出巡時，要在車輓四周所使用的旗號圖象；後來這段話便被「風水」理論給吸收採納並加以推廣運用。

另外，我們還在西漢末年成書的《周禮·考工記》中見到舟車建造的規格中，人們必須建立四種旗幟，以應合著天空的四象廿八宿；而這四旗上繪製的圖象為「龍」、「鳥」、「熊」和「龜蛇」。因此，象徵天空第四象的神獸是否非「虎」莫屬，看來是個可以加以探究的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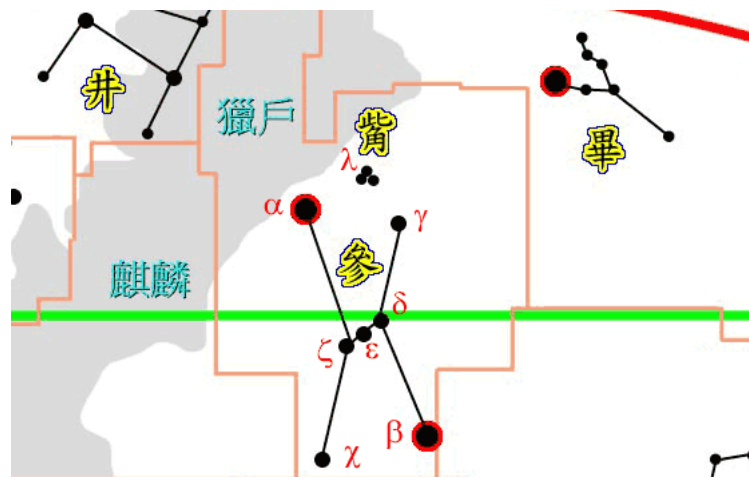
最早將「白虎」確立為四神物之一的，是出自於戰國時代的黃老道家之書《鶡冠子·天權》：「四時求象，春用蒼龍，夏用赤鳥，秋用白虎，冬用元武。」這裡是將「白虎」列為我們今日所熟悉的「秋季」象徵。

此外，我們在《史記·天官書》中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。當司馬遷在解釋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星宿時，明白地記下「東宮蒼龍」、「南宮朱鳥」和「北宮玄武」三方位的星宮，唯有西方天空寫成了「西宮咸池」，並沒有麒麟、白虎或熊等獸類的說法，而用「咸池／鹹池」這種非生命的景物來代表。

然而就在這「西方七宿」中，《史記》卻有以下這一段話：

參為白虎。三星直者，是為衡石。下有三星，兌，曰罰，為斬艾事。其外四星，左右肩膀也。小三星隅置，曰觜觿，為虎首，主葆旅事。

這是將參宿七星當作了「虎身」，而把觜宿的小三星看成了「虎首」。因此「白虎」在司馬遷筆下不是天空四象之一，而是專指參、觜兩宿中的恒星（屬於西方星座中的「獵戶座 Orion」）所構成的象徵。



【圖1】《史記·天官書》的「白虎」為參、觜兩宿，即西方星座中的獵戶座。

在西漢年間的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中，我們找到將「白虎」並列為天上的四大星宮，以及把「龍鳳虎龜」搭配上「東南西北」與「春夏秋冬」的完整描述：

東方，木也……執規而治春……其獸蒼龍……。南方，火也……執衡而治夏……其獸朱鳥……。西方，金也，其帝少昊，其佐蓐收，執矩而治秋。其神為太白，其獸白虎，其音商，其日庚辛。北方，水也……執權而治冬……其獸玄武。

司馬遷本人只晚劉安差不多一個世代，因為可以將《淮南王》與《史記》視作同時代的作品。但這兩本著作中對「白虎」的解釋完全不同，或許我們可以推測，四靈當中「白虎」的地位，在西漢中葉仍未完全確立下來。

到了東漢初年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中，我們見到「虎」字的小篆寫法作「𧇧」，與今日的差異不大，並解釋為「山獸之君」。但就在此字之後，他還收錄了兩個虎

談「虎」



字的古文：「𧇧」和「𧇨」——這兩個字的偏旁全都從「鹿」而不從「虍」。「鹿」和「虎」的外形、特性完全不同，即使古人對生物學分類的複雜度不比今日，但「虎」、「鹿」兩者絕無混淆的可能性。

回顧東漢初年的學術背景，古文經與今文經的爭論並未完全休止，因此雖以訓詁見長的許慎，仍必須整合當時各派緯讖與神秘之學中所流行的理論。在五行學說已經成為漢代哲學思想的氣氛下，東漢年間對於這第四種神物的定義，應有「白虎」和「麒麟」兩種佔著優勢的說法。許進雄先生認為，在五行學說中，麒麟這種「仁獸」與代表西方與秋天的「肅殺之氣」並不相配；而威風凜凜的「虎」才能與刑殺的氣息相合。所以，「白虎」—「西方」—「秋天」—「殺伐」這一系列的符號連結，到了此時才告完成。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理解，為何許慎會把那兩個以「鹿」為偏旁的字，給歸入了「虎」字的古代寫法。

古文化中的「虎」

無論是否進入「前四名」，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，從未忽略這種大型貓科食肉動物所帶給人們的象徵。殷商時期出土的文物中，就有「虎食人卣」這尊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美青銅酒器，看得出虎形作為「威懾」之相的由來已久。古代部隊調動的信物，是剖成兩半的「虎符」——虎符背有銘文，分成兩半，右半存朝廷，左半授予統兵將帥或地方長官；只有當使者帶來朝廷的左半虎符，並與前線的右半虎符相合時，這位臨時到來的使者，才有權力超越戰場上的將軍，下令調動前線的軍隊。因此在《史記》裡，有「信陵君盜虎符」，以及「劉邦搶韓信虎符」的故事；可見當時人們重視虎符的程度。春秋戰國時的虎符以銅鑄成，到了秦始皇才改成用玉石雕成，也就是「琥」這個字的由來。《說文解字》解釋：「琥，發兵瑞玉，為虎文。」

虎一向是中國的百獸之王、山獸之君，用來象徵勇武和神異鎮邪之意，古代社會曾廣泛存在虎圖騰崇拜。在驅邪方面，我們見到洛陽的漢墓有一幅「虎食旱女魃」的壁畫；這正符合東漢應劭《風俗通義》所提及的「虎者，陽物，百獸之長也，能執搏挫銳，噬食鬼魅。」眾所周知的中國門神「神荼」、「郁壘」，最早的記載出於東漢王充的《論衡》：「上有二神人，一曰神荼，一曰郁壘，主閱領萬鬼。惡害之鬼，執以葦索，而以食虎。」即當神荼郁壘抓到為害人間的惡鬼之後，便丟給了其旁的老虎吃掉。另外，虎也同樣用在民間對於福壽的祈求，據敦煌遺書《諸雜略得要抄子》記載：「建日，懸虎頭骨門戶上，令子歡長壽吉，懸口骨舍四



【圖2】西漢墓石上的「虎食女魃」

角，令人家富貴利吉。」

在上古中國神話最大寶庫的《山海經》中，也出現了幾隻與「虎」相關的珍奇異獸。其中一個最具特色的，可能就是同時出現在

《海外東經》和《大荒東經》中的「天吳」：「朝陽之谷，神曰天吳，是為水伯。……其為獸也，八首人面，八足八尾，背青黃。」「有夏州之國。有蓋余之國。有神人，八首人面，虎身十尾，名曰天吳。」這兩段描述中是以虎形的「天吳」為河神；晉代為《山海經》作注的郭璞，在他的《圖贊》中評論天吳為：「耽耽水伯，號曰谷神。八頭十尾，人面虎身。龍據兩川，威無不震。」無疑地，這位虎形天吳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。

此外，中國神話裡還有一位十分有名的「西王母」。在《山海經》中出現的西王母也有兩處，一在《海內北經》：「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，其南有三青鳥，為西王母取食。在昆侖虛北。」另一處則出現在《西山經》：「玉山，是西王母所居也。西王母其狀如人，豹尾虎齒而善嘯，蓬髮戴勝，是司天之厲及五殘。」由此我們看出「西王母」的原始神話形象，正是主掌癘疫的西方虎神。但人類社會中，對非人之神一向有朝著「人形化」逐漸演變的趨勢。因此到了戰國時代的古佚書《穆天子傳》中，「虎神西王母」就成了一位雍容華貴的女王，能與西巡而來作客的周天子，一起在崑崙瑤池之上互相詠詩唱和了。

非漢族中的「虎」傳說

雖然中國人對虎的崇敬之情不低，但正如前所述，當人們在排列心目中「前四名」的聖獸時，虎的地位總不如龍、鳳、龜來的穩固。然而當我們訪查今日居住在川、滇、黔等的彝、納西、土家族時，發現他們都以「虎」為最重要的崇拜對象。彝族人自稱「公虎（羅頗）」、「母虎（羅摩）」，認為自己是虎的後代，死後仍將化為虎。彝族的創世史詩《梅葛》中，更是將虎視作天地之間的造物大神：

談「虎」



天上沒有太陽，天上沒有月亮。
天上沒有星星，天上沒有白雲彩。
天上沒有紅雲彩，天上沒有虹。
天上甚麼也沒有。
地上沒有樹林，地上沒有樹根。
地上沒有大江，地上沒有大海。
地上沒有飛禽，地上沒有走獸。
地上甚麼也沒有。
虎頭作天頭，虎尾作地尾。
虎鼻作天鼻，虎耳作天耳。
左眼作太陽，右眼作月亮。
虎鬚作陽光，虎牙作星星。
虎油作雲彩，虎氣作霧氣。
虎心作天心地膽，虎肚作大海。
虎血作海水，大腸作大江。
小腸變成河，排骨作道路。
虎皮作地皮，硬毛變樹林。
軟毛變成草，細毛作秧苗。（王從仁，《虎——吉祥納福看瑞獸》，世界書局）

除此之外，我們還在西漢揚雄的《方言》——這是一部採集西漢時代各地方言的著作——中見到以下這段：「虎，陳魏宋之間或謂之李父，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、或謂之於菟，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。」當時位於江南故楚之地非漢族居民的方言中，是將老虎稱作「於菟（上古音可擬作 *ia-do）」的。非常有意思的一點，就是今日居於青海的土族，在每年 11 月 20 日都會舉行一場驅邪招福的民族舞蹈，名字正好就叫作「於菟舞」——虎舞。跳舞的七名男子赤裸上身扮成「於菟」，臉部和全身用黑灰畫出虎頭圖案和虎皮斑紋，雙手各執一根樹枝。七位「於菟」舞者與觀者聚集山神廟內，巫師先誦經帶領眾人祭神，在羊皮鼓與銅鑼的伴奏下，於菟在院內觀跳片刻以象徵虎威。然後場外鳴槍，於菟故作驚跳狀，紛紛奔向村中民宅，挨門串戶去驅妖除邪，並保佑來年人壽年豐。

對照揚雄的記載，或許我們可以從當中的相同元素看出，在經歷兩千多年的時間差異、以及古楚地與今日青海的空間之遙，民族文化是不斷地以動態的方式來播遷散布的。虎能列為四靈之一的原因，也有可能正代表上古的各個不同民族不斷地帶來各種元素，融合成爲中華文化的一種證據。

白虎，白色之虎？

今天大家已習慣將「青龍」、「白虎」、「朱雀」、「玄武」四者順口並稱。然而仔細一想，世間真有「白色之虎」這種生物嗎？東晉葛洪的《抱朴子》中記載：「虎及鹿兔皆壽千歲，滿五百歲者，其色皆白。」現代人大多從此引證，白虎是活了五百年的老虎，非常罕見，而且只有當「王者不暴虐，恩及行葦」時，這隻「仁而不害」的白虎才會現身。

我們曉得自然界的老虎，大多都是以黃底黑紋爲其外形特徵；若非病態的「白化症」老虎，應該是很不容易見到健康的純白之虎。雖然現代有變種的白虎，並用在某些表演場合中（如美國賭城的「白虎秀」），但牠們並不是外表純白的老虎，而只是白底黑紋罷了。再加上虎的一般壽命大概只有十多歲，所以活滿五百年而全身轉成純白的老虎，在自然界中是不可能出現的。難道白虎就像青龍，也該看作是幻想中的神物嗎？

若從古代的天文學來看，「白虎」一詞可能是由於詞彙上「相互連套」的結果所造成。在《詩經·小雅·大東》中有「東有啓明，西有長庚」一句，也就是指在某些特定時刻，人們能在黎明時的東方地平線上，見到一顆稱作「啓明」的亮星；或是在黃昏時的西方地平線上，見到一顆稱爲「長庚」的亮星。這兩顆星星都是同一顆，也就是我們現代人所通稱的行星「金星（Venus）」。人們非常容易注意到這顆特別明亮的內行星，因此除了「啓明」、「長庚」之外，它還有「太白」、「老虎星」等等別名。同樣在《史記·天官書》中也描述到這顆行星：「太白，曰西方，秋，日庚辛，主殺。殺失者，罰出太白。」我們注意到司馬遷爲「太白」所記下的這些象徵，正與前述《淮南子》幾乎完全相同，差別只在於《淮南子》將這些象徵歸爲西方星宮的「恒星星座白虎」，而《史記》則將它們全都歸給了「行星太白」。

由此可知在西漢年間，人們是將「虎星」、「太白」這些連套的詞彙給混淆起來的。金星因其色白，而有了「太白」一名；而且我們有理由認爲，某些崇拜老虎的民族文化，是將金星命名爲「虎星」，並把該詞彙的意含帶進古中國的文化大融爐之

談「虎」



中。在唐代的民間傳說中，流傳著這顆主掌殺伐的「白虎星／金星」會不斷地下凡，因此羅成、薛仁貴、薛丁山、郭子儀這些將領，全都是白虎星的轉世。

或許我們可以根據已知的時代背景重新構建出一種假設。自從戰國時期起，中國逐步地建立起「五行」的哲學分類體系時，「太白」與「虎」，這兩個詞彙便因為同樣指稱金星，而被當時的人們連結了起來，並有了「白虎」這一類的稱呼。時至西



湘繡虎 — 鳳甲美術館提供

漢，人們早已忘了它的真正由來，「白虎」便成了一個獨立存在的固定套語，於是大家便顧名思義地認為存有「白色之虎」這種神獸，並為它創造出「滿五百歲而色白」的故事——這正是漢代知識份子的拿手絕活。同時，既然五行理論已將「青色—龍—東方—春天—木」、「紅色—鳳鳥—南方—夏天—火」、「黑色—龜—北方—冬天—水」建出三套體系了，自然而然地便將原有的「白色之虎」與「西方—秋天—金」給連結起來，成為一套十分整齊與自洽的五行分類體系。流傳既久，便成了中國文化中固定不變的元素。

友聲

友聲徵信

九十八年十、十一月份

曾勝煜	海運 68 級	續訂一年
曾勝煜	海運 68 級	贊助 \$2000 元
簡文通	電控 61 級	續訂一年
陳聯武	機械 80 級	贊助 \$1000 元